



残酷青春系列

让我们一起回忆那段时光……

审视我们所受的教育……

回顾我们曾经的理想……

一切的激情、追求、隐忍、蒙蔽、挣扎、反抗和背叛或者逃亡……

BEIPAN

背叛

麦冬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残酷青春系列

背叛

麦冬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背叛/麦冬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5. 8
ISBN 7-219-05346-0

I. 背... II. 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57183号

责任编辑 冼就毅

BEIPAN

背 叛

麦冬 著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 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6号)

网址 <http://www.gxpph.cn>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14

字数 350千字

版次 2005年8月 第1版

印次 2005年8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219-05346-0/I·847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残酷青春系列

背叛

目录

- 楔子/1
第一章：激情/3
第二章：喘息/113
第三章：彷徨/189
第四章：迷乱/271
第五章：背叛/371
尾声/437



楔子

听尤校讲，桑树坪农场以前叫烂尾坑，除了烂泥、野草野木野苇子和慕名来游荡的乌鸦，看不见人影儿。这个坑大啊，有多大？看看现在这些工厂、学校、居民区，还有上千亩的果园和耕地，以前可都是烂泥塘啊。

尤校说的时候，细眯的眼睛就突然瞪大了，脸上也多了些沧桑和骄傲的光彩。谁也不能不让尤校骄傲，尤校是改造烂尾坑的第一批知青中的一员，虽然他一米七几不足五十公斤绝对骨感的形象，跟“建设者”这三个字联系起来总难免有些喜剧色彩。

十几年前的那一天，当我和尤校站在楼台上聊天时，学校正放暑假，我没回家，和两个同事约好了去十里外的县城看录像，时间还早，出来吹风时跟尤校搭讪上了——今天赶上尤校值班。

在话语的密度稀释下来的空隙里，隐约听到火车的鸣叫声从落日余晖里传来。几只乌鸦在红的云里飞。

农场周遭有三条铁路，列车来往的频率很高。先前尤校就介绍过，说六几年的时候这里只有一条铁路，就是农场西面靠着国道的那条，这条铁路很关键，一头儿通着北京，这一通意义可就大了，有一年火车里坐了个人，顺眼看了一下烂尾坑：“这里要改造啊，让知识青年来锻炼一下吧。”那个人是谁？有说毛主席的，也有说刘少奇的，

不统一。尤校说得最狠：“反正不是我爹！”

可以说没有这条铁路就没有桑树坪农场，当然，没有桑树坪农场，很多人的命运又会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样子了，不仅尤校遇到他老婆的几率会大打折扣，并且我可爱的师姐也不会遭遇一生都难以摆脱的阴影，我呢，也既不会来这里和青春互相糟蹋，更不会和尤校在这个办公楼平台上回顾往事并展望越想越操蛋的将来。

而我们面前的夕阳会依旧，能改变的只是人和与人有关的事。尤校不相信必然规律，他说他这一辈子都像棋子一样，被不能控制的偶然摆弄着，没有缓棋的机会。

尤校把白衬衫掖进蓝制服裤子里的样子，有些弱不禁风的潇洒，很像一个人——宣传画上的焦裕禄，我从没说出过这看法，毕竟尤校不是焦裕禄。尤校在学校领导层的竞争中很不得意，这让他在工作上心思也似乎懒散了，尤校更愿意把热情放在自己家的小卖店里。

尤校家的小卖店就在学校门口的简易亭里，大家对此颇有微词，不外乎说一些他利用职务之便搜刮学生钱财的淡话，甚至有人说国家明文规定领导干部的家属不许经商，尤校说：“我他妈不干别人也要干，谁嫉妒了就告我去啊！”而且尤校像普通群众一样眼睛雪亮，农场里比他离谱的人和事多了，怎么就没有人敢跳出来？对那些没有本事打倒他又变着法想给他穿小鞋的人，尤校表现得超级不屑。

“庙小妖气大，水浅王八多。”尤校曾经这样描绘桑树坪的局面。我就望着在土操场上踢球的一帮闲散青年和学生们笑了。

如果再往前推算一年，听了尤校这样的话，我不仅不会笑，而且只会觉得这个领导特没素质。当然，放在一年前，尤校也不会对我说这种话，这种话是不能随便对什么人都讲的。

尤校只对两种同志感兴趣，一种是明目张胆和他站在同一条错误路线上的，像我的校友老范，一种就是游离于“体系”之外、看上去又前途光明的优秀青年，比如我。

残酷青春系列

背叛

第一章 激情



早已远去的那个秋天，我和数学系的校友——后来被大家叫做“老丁”的丁茂林同学一起来报到时，暑假已经过半，这里的毕业班也正在补课，恰巧也是尤校值班。

阳光很好。在此前的几个月里，我已经来过这里三次，每次都赶上很好的阳光。虽然我总是看完天气预报才决定动身的，但我仍愿把这一切编排成天公作美。望着从狭窄的柏油路两侧布局随意的医院、工厂和居民区，我和老丁聊兴甚欢。这样一直骑过去，到了桑树坪的最东端，就是学校了。

桑树坪农场在雍阳县城南端，在地理划分上是雍阳的一部分，治安归雍阳管，行政上则隶属九河市农垦局，而且这里的职工九成以上都是九河市的知青，“文革”后“志愿”留下来建设新农场的社会精英。

农垦局的教师资源属于计划外分配，我和老丁都是毛遂自荐来这里教书的，我们事先跟桑树坪“子校”的校领导们有过一些程序化的沟通，已经知道这所学校是个从幼儿园到初中的伪“完中”，一共不足五百个学生，教职员工将近五十位，其中包括一个看门的临时工王大爷——王大爷被叫做亡命徒，后来才知道人家叫“王明途”。王大爷是我进学校认识的第一个人，脱水螳螂一般瘦高惊险，那天我被他盘查得底儿掉，不过此翁后来给我的印象很好，大爷知道我就要来这里教书后，再见我时已经是满脸干笑，一排暗黄的假牙努力表达着

同志般的友好。

老丁说：“王老头那假牙至少三十年没刷了。”

这让我开始怀疑老丁的水平，我相信王大爷的假牙色泽是因为产品质量的原因，而不会牵累上王大爷的个人卫生习惯，王大爷那件洗得很干净的短袖白衬衫就是明证。数学系的人，观察生活的深度就是不如我这个学中文的。

不仅如此，老丁在基础形象上也不能跟我比，老丁不仅看上去很沧桑，身材又仿佛车轴，我则亭亭玉立，还戴着白光眼镜，就是走在菜市场里，人家也看得出我是个知识分子，老丁则不费什么力气就能跟那些小贩混同起来。但这丝毫不影响老丁要做一名人民教师的热情，老丁说他补习了四年才考上大学，所以没理由不珍惜。不过，多年以后，当老丁终于离开教育界，真的去卖菜时，很多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屈才。

多年以后的事情不能提了，向前看历历在目，向后望迷雾重重啊。我记得当时我们俩骑着自行车——老丁的自行车也比我的破——一路看着桑树坪的风光，意气风发地侃侃而谈，在桑树坪灿烂的阳光里，两颗红亮的心激动地跳跃着。

老丁比我大六岁矮一头，是根正苗红的贫农出身，在我们一起跑分配之前，我并不知道学校里还有老丁这样一位老乡，可见老丁是个不热衷于同乡会的人。当我问老丁怎么在同乡会上没有见过他时，他说他懒得掺和，“一帮毛孩子，没什么鸡巴劲”。

老丁粗鄙而现实。他告诉我，桑树坪农场的老师属于企业编制，工资比教育口的高，还能和场部领导一样拿企业的平均奖金，一个月基本上能有三百来块人民币，而普通中学里，像我们一样资历的新职工也就拿一半左右的薪水。老丁说这些时充满了自足，给人的感觉是：这几年大学可算没白上。

当然，老丁搜罗来的这些消息也让我高兴，不过桑树坪农场让我

觉得惬意的还不在这些，让我舒心的是这里有不少九河师专的校友，还有两个是先前就熟识的老哥老姐——傅康和白露。人熟好办事，而且一个青年人占主力优势的单位，也叫我感到激情的鼓舞。

虽然和傅康热烈欢迎我的态度不同，白露从一开始就跟我谈桑树坪的坏话，说这里除了毁人别无长处，但这丝毫没有干扰我的决定，我想女孩子看问题总难免情绪化吧，白露或许那些天正闹别扭也未必。而且我熟知“小马过河”的寓言，所以不会轻易被别人的判断影响思路。可是，仅仅几百天后，当白露背负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和悲哀发誓永别桑树坪时，我已和她一样对这里的一切感觉厌倦了。

后来发生的那一切，在我和老丁走进校长办公室的时候，还没有任何可预见的征兆，那时候我们的精神面貌只能用一个词概括：意气风发。

校长办公室在学校唯一的一栋二层楼上，靠楼梯的一大间，两位校长、一位章姓书记都在这里办公。尤校是两个校长里面带减号的，带加号的那位姓佟，体积比尤校大一倍，老丁用数学老师的眼光审视说至少要大一点五倍，我没有和他争论，那时候我还觉得争论这类问题比较无聊呢。两年后当我觉得桑树坪的一切都无聊时，已经没有心情再去找老丁理论。

报到那天，校长室里只有尤校一个人在。

“哟，麦麦，小丁，你们来啦，欢迎欢迎。”正盯着报纸嗑瓜子的尤校抬起头来，热情地笑着，眼睛眯得像一对干瘪的葵花子。

丁茂林已经掏出烟递上去——石林。后来，直到老丁已经蜕化成一个小富阶层的菜贩子时，我再也没见老丁自己花钱买过那种档次的烟，老丁会很过日子。我当时觉得有些尴尬，我兜里装的是一块钱一盒的大众烟，自己抽的，忘了给领导预备个“牌子”了，没有经验啊。

尤校跟我们聊了两句，开始打电话，然后说：“你们抓紧去场部

办手续，先找党办的罗主任。咱们回来再聊。”

桑树坪农场的场部和学校只隔了一小片居民区，在医院的后身儿，邻着一个不大的菜市场。场部大院像个旧地主的庄园，一水儿的亮瓦平房，不过门口挂的是“桑树坪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的牌子，带着被雨水冲刷过的伤痕，一道道的尘迹仿佛井井有条的鼻涕。

路过菜市场的时候，老丁很干练地询了几样菜价，总结说：“比我老家的集上要贵，以后得跟他们联系一下，周末回家时捎带点菜来批发。”



精神焕发的党办主任罗宗信亲自给我们倒茶，一脸真诚：“对投身农场建设的大学生，我们从党委到群众的态度都很明确，热烈欢迎啊！不瞒你们说，农场的文化和人才都匮乏啊，老职工都是知青，说是知识青年，其实普遍没文化，历史原因历史原因啊。咱这里这两年大量地招收大学生，就是要为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做准备。”罗主任一边把我们的材料整理好，分装进两个档案袋里，一边把泛泛的理论具体化起来：“老师也是干部嘛，啊？哈哈。子弟教育一直是农场的一块心病，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来到这里，领导们放心了，家长们也放心了。”

我默默点头的时候，老丁也表示一定要好好干，不辜负罗主任的希望。好在罗主任不吸烟，不然老丁更要抢我的风头了，虽然我并不

在意。

接受了几句领导的鼓励后，我们正要起身，一个中年妇女风风火火地跨进来，一边让罗主任在一份材料上签字，一边望着我们说：“是新来的老师吧？”我们礼貌地点一下头，阿姨立刻亢奋起来：“罗主任，你说我们家那崽子可不缺了哪份德啦，这不快开学了吗？突然跟我说不上学了，让我给找班上！”

“你说小伟呀，你也别怨别人，他老子当初什么样？咱是前后脚来的，谁还瞒谁？”罗主任把签好的文件一推，笑道。

阿姨也笑了：“也他妈缺德了，两辈这玩意儿都让我赶上哩！”

老丁冲我呲着烟黄的板牙乐。罗主任往后一吞脖子，眉头一皱巴，提示那女的说：“唐姨你说话注意点影响。”

唐姨立刻大笑，一边虚张声势地扇嘴一边抄起桌上的文件：“两位老师别见笑呀，我是吃棒子饽饽长大的，卤惯了。”卤者，言行恶俗之谓也。

罗主任望着向外走的唐姨说：“小伟的事不能跟他含糊，绑也得把他绑到学校去！”

“那是！能叫小王八蛋把我给拿住了脉吗？现在机会多好，新学校新老老师的，还他妈不上学，反了他哪！”唐姨大屁股一摆，拉门走了，吭吭的脚步声很快远去，倒是有“建设者”的气魄。

罗主任无奈地一笑：“看了吗？就这素质，这还是场部的科室干部哪，不过你们放心，他们虽然觉悟低，对有文化的人还是绝对尊重，尤其是关系到他们下一代命运的学校老师，在他们眼里就是救世主哈。”

唐姨的“豪爽”并没有让我受到惊吓，倒是罗主任的许多话让我深感鼓舞，一个需要教育并且重视教育的地方，不正是我施展才华的好去处吗？我的理想，我所接受的专业教育，我关于新生活的种种憧憬，早已经像饱满的种子一样，被湿气滋润得激情洋溢，正期待着一片土壤来栽培、收获呢。

兴冲冲地穿过散布着烂菜叶的市场，回到学校，发现大门锁了，我在校门口的小卖店买烟的工夫，王大爷已经在老丁的叫声里笑着颠过来，边喊：“来啦来啦。”像个跑堂的，一副可敬的兢兢业业的做派。

小卖店的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模样的白脸皮，很富态，后来知道她官称“布姨”，不过当时她并没有暴露自己作为校长夫人的身份。布姨给我的第一印象也很好，精明爽快，熟悉业务，我说来盒云烟的时候，她看也不看，反手一抓，正是云烟！

我撕着香烟包装盒上的金属线，和老丁凑到门前去。王大爷一边开门一边说：“那些小青年瞅冷子就跑进来踢球，影响学生上课，唉，这门可不能放松。”一下子让人觉出他这个工作的重要性。

“外面的人怎么随便跑这里来？”我帮王大爷把锈巴巴的铁栅栏门推开。

“不自觉呗，依仗着都是农场的孩子，横行惯了，一管他们还就恹一肚子气，咱是外来的临时工，干活听喝，管深了不是管浅了也不是，深了吧，不知道谁都是什么来头，浅了吧，学校领导又不干啦……”

王大爷牢骚着又把门锁好。这时电铃声大作，下课了。

这学校像块普通的红砖，是个长条的，只有两排房，前面是两通平房，后面一侧平房，一侧是“二层”。正在补课的初三年级就在前面的平房里，靠近东围墙的地方。

我向那边看时，白露正抱着讲义出来，远远地跟我打个照面，就笑着扬手招呼我。我看一眼老丁：“要不你先去尤校那里？”老丁望着白露那边，大咧咧地说：“我一个人跟他聊什么？咱又不会巴结领导。你先去吧，我在值班室等你。”

学生们放羊一般从教室里拥出来，乱哄哄闹着。我快步向白露走去，她一直笑咪咪地在那里站着，等我到了跟前，才打着招呼，引我进

办公室。

办公室里还有一个浓眉小眼的青年，戴一副当时挺时髦的黑边大近视镜，看上去比我还要青春，估计不过二十岁的样子。小青年正趴在办公桌上用铁笔刻蜡纸，抬头笑道：“来啦。”我应了一声，在白露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上次来时，我们有过一面之交，却不知道他也在初三组教课。

“这是小果。”白露介绍，小青年受到重视，赶紧又抬起头来，把钢板和蜡纸往旁边一推道：“我也歇会儿，老兄，点上！”随手递过一棵烟来。

“抽我的。”

我们俩奋力谦虚着的时候，白露在旁笑道：“麦麦，你还挺讲究，抽云烟啊，麦老师跟师娘供你上学多不容易。”

我脸色微红了一下，辩解道：“平时不舍得，今天不是报到嘛，领导烟儿。”

白露又笑：“没想到你还会这一套。”我当时真的很不好意思，觉得自己新染的世俗气被揭穿挺尴尬的。

小果说：“白露你不是说过麦麦的父亲是你老师吗？”

“对啊——我和麦麦从高中到大学都是同学，不过我一直高他一届，是他师姐。”

“亲师姐。”我笑着补充。

白露跟小果夸我：“麦麦可是个好孩子，好学，老实。”

“是个人就比我强。”小果笑着妄自菲薄道。

白露笑起来：“你也不错啊，工作认真，又没有闲是闲非——这可是佟校在教师会上给你的评价。”

“算了吧露露，咱初三组的哪个老师不是废寝忘食啊，他单独提我，还不是看我岁数小，扳不倒似的不稳当？佟校哄着我高兴呢——咱当老师的，还能叫这点儿小艺术给冲昏了头脑？”

“耶耶，行啊小果，看来以后我跟你说话得小心点儿了！”白露边给我倒了杯白开水边望着小果乐，我在一旁也笑起来。笑的时候，我心里也有着些疑问——在我的印象里，白露是个很沉稳的女孩，善良、不事张扬又善解人意，我暗中一直把她当做一个可亲近和信赖的师姐看，小果当着我面喊她“露露”时，我多少有些异样的感觉，这种称呼很亲昵、很暧昧啊，两个人叫的和听的居然都坦然。

这时有个学生模样的男孩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说：“白老师，下节课用不用拿试验仪器？”

白露还没说话，小果先皱起了眉：“李朋，跟你说过几次啦，进办公室喊报告！”

李朋挠头苦笑道：“果老师错了，我没看见您在里面。”

白露出声地笑道：“去吧活宝！你又找果老师踹你哪？下节课还复习初二的课，不用拿仪器。”

李朋炮弹似的射了出去，在外面跟别人大喊大叫起来。小果气愤地说：“桑树坪这地界也邪门了，从孩子到大人，一群生混蛋！我非下力气把他们这些臭毛病给扳过来不可！——老兄你是不知道，这帮学生，搞对象的，抽烟喝酒混流氓道儿的，全了，像这进办公室不喊报告啦，背后给老师起外号啦，相比着都不叫什么事儿了。回头你一带班就知道了，别跟他们客气，你一来笑脸他们就疯！开始就得把阵势压住了，现在的孩子都势利着哪，看人下菜碟！”

白露轻哼一声道：“再过两年，你也就不生气了，我早叫他们气饱了，现在你还看不出来吗？我就一门心思教我的课，认真学的我豁命也帮他进步，不好好学的我还不费那个劲了，寒了心了。”说着转向我苦笑道：“没想到你还奋不顾身往这烂尾坑里跳。”

我笑笑，没搭言，其实我心里有一句话：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是我的教育心理学老师说的，我想白露肯定会知道这句话。



小果去上课了，白露也提醒我先去尤校那里知会一声：“你刚来，别让他们觉得你眼里没人，这些当领导的，心思尖的很。”

我开门出去的瞬间，正看见尤校朝这里走，很急的样子。

“尤校。”我主动招呼。

尤校一笑：“回来了啊？”一边指了指我身后的方向：“厕所！人有三急屎尿屁。”

“那我到校长室等您？”

“不用了，我把门锁了，下午佟校过来，我们再一起谈。”

尤校走近我身边的时候，白露也从办公室探出头来，给我抹着墙缝儿解释说：“尤校，麦麦正想找您去呢，我先给拦过来说两句闲话，师弟来了，我也关心不是？”

“那还不是应该的？哈——小丁呢？”

“在王大爷那里。”

“哦，刚来就跟王大爷套上了，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呵呵。”尤校一路说着，一路继续向厕所冲去，似乎憋得够呛。

白露笑着招呼我回去坐。

“尤校这人还是不错的，我刚来的时候没少帮忙。”白露隔窗望了一眼杀进厕所的那个背影说。

“挺热情的。”我对尤校的印象仅限于此。